

生態環境的劇變、嚴峻的自然選擇力量，迫使人類從其起源開始，到以後的體質演化，都必須與自然展開艱鉅的爭鬥，其中包括與疾病及損傷的爭鬥。史前人類最早使用的生產工具是石器和骨器，同時也把它們作為醫療用具來使用。砭石是史前人類最初使用的醫療工具，有銳利的尖端或鋒面。後世醫療上常用的刀、針等就是由此發展而來的。它主要被用來切開癰腫、排膿放血，或用以刺激身體的某些部位以消除病痛。砭石在中國多次出土，考古工作者在內蒙古多倫旗頭道窪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了一根磨製石針；在河南鄭州商代遺址出土了一枚玉質小劍形器。砭石除了在石器時代應用外其後的數千年間，在人群中一直沿用著。

遠古人們在使用石器的同時，使用骨器也較普遍，山頂洞人遺址就發現了精緻的骨針。骨器的普遍使用是在新石器時代。在考古發掘出土的骨製品中，其中的骨針、骨錐、骨刀等都有可能同時用於醫療活動。加之在製作上比石製品容易，其鋒利程度也優於石製品，用於醫療的可能性也大。後世的針灸，淺刺用針的形制就和石器時代的骨針很相似。山東曲阜孔廟的東漢畫像中，有一幅鵠身人首神醫治病圖，手執之醫療器具很可能就是砭針。

在人體的正常發育過程中，對身體的特定部位人為的改變人體骨骼的正常形態，或對身體的某些部位施以人為的損傷，這就是人工致畸或人工取形術。這種致畸，一方面是對人體的損傷，一方面也是一種與醫療相關的技術。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居民有人工拔牙、頭骨枕部畸形和口頰含球致使顎骨變形等三種特殊風俗習慣。人工拔牙風俗分布很廣，以山東、蘇北一帶新石器遺址發現最為普遍。這種風俗最早發現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居民中。頭骨的枕部變形是人為改變頭部形狀的一種風俗，在山東蘇北大汶口文化中最為普遍，且男女兩性中都有這種現象。變形的部位主要在後枕部，屬於變形頭骨中比較簡單的枕形。顎骨的異常變形也發現於山東王因和蘇北大墩子等大汶口文化遺址，主要是口頰內含一小石球的奇特風俗造成的。大墩子及王因地區出土的口腔含球個體為十八具，其中口腔含石球的有十五具，含陶球的有三具，球的直徑為十五到二十公釐，含球者大多為女性，其年齡大者四十至五十歲，最小者僅約六歲。拔牙和頭骨的枕部變形等均是原始社會的特殊風俗，若拋開其特定的含義，其技術和方法與中國外科之發展不無關係。

關於中國藥物，特別是植物藥的最早發現和使用，在古代無不歸功於神農。原始先民對植物藥的應用，開始當以單味藥為主，也可能是少數幾味藥合用。動物藥的發現和人類的狩獵及畜牧活動有著密切的聯繫。在未發明用火之前，只能生啖其肉，渴飲其血。隨著用火特別是人工取火的發明，使很多動物肉類成為人們的主要食品來源，使人們更多的接觸到了動物的肉、脂肪、內臟、骨骼及骨髓等，從而促進了人們對各種動物對人體營養以及毒副作用的認識，並進一步為認識其藥用功效而有了不斷的經驗積累。

中國的針灸療法有針刺療法和灸療法兩種，灸的起源也很有趣，原始人類用火燒熱的卵石熨身以驅寒，並把熱卵石熨身體的某一部位對某種不適更有效的經驗不斷積累，療法即從中慢慢誕生。

史前人們的生活、生產水準低下，為了生存，人與野獸的搏鬥、氏族部落之間的爭奪搏鬥及惡劣環境所致外傷、風濕性疾病、關節之風寒濕痺等，都是史前人們的常見病。對此，原始先民逐漸積累經驗，產生抵禦和預防的思想和措施。原始人們常用舞蹈運動來預防這些常見病。按摩、導引既用於解除人們因過度的體力勞動所引起的肌肉僵硬、關節勞損，也用於防治因與野獸搏鬥或戰爭搏鬥所引起的傷害和骨關節折傷脫臼，人們由最初之盲目、不自覺到自覺認識，按摩、導引、外治法即逐漸從中誕生。

總之，醫學起源是一個漫長而曲折複雜的過程，疾病的危害與人類最初存在的保護自己、消除病痛的本能給予醫學發生最初的動力，但人一開始就在思維支配下活動，他們能夠把同疾病做爭鬥的經驗積累起來，傳遞給後代，與動物單純求生的本能有著質的差別。